

文化周刊



责任编辑:赵亮
新闻热线:(010)84151608
E-mail:grrbwhzk@sina.com

国家话剧院首部音乐剧关注老人



图片来源:话剧剧照

据新华社 国家话剧院出品的首部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在北京首演,该剧试图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唤起更多年轻人关注老人。这部音乐剧是根据一则有关老人为了不麻烦儿女,变卖房产开始旅行的新闻改编和发展而来的,一家三代人感人的生活故事贯穿全剧,将“宽容、理解与爱”的主题演绎得具有新鲜感。

导演赵淼表示,全剧一面铺陈家庭三代人的情感代沟,一面利用冲突聚焦社会问题,“姥姥、女儿与外孙女在同龄的时间节点理解彼此的困惑,达成宽容,爱始终贯穿全剧,一个拥抱即是理解的最好表达。”

中资企业要纳米“出海”



纪录片《超级工程》追踪拍摄港珠澳大桥建设

据新华社 在法国戛纳春季电影节上,近百家中国公司参展寻求国际合作。多家视频平台公司以此为契机,积极推介国内影视作品海外亮相。

中方参展公司分别设立中国联合展台、中国浙江省联合展台,以及独立展台。中国联合展台旗下的26家参展商,包括首都广播电视台节目制作业协会率领的15家公司,其推介内容涵盖电影、电视、动漫、纪录片、综艺等不同领域。爱奇艺、腾讯等视频平台首次设立展台,推广自制内容,为电视节目“出海”注入新鲜血液。

据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项目主管叶坚盛介绍,针对欧洲市场偏好纪录片这一特点,他们重点推介近10部纪录片,其中包括反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超级工程2》,以及国内首部4K纪录片《航拍中国》。

电影学术界泰斗周传基去世



周传基 资料图片

据北京日报 教授、资深影评人周传基在美国芝加哥去世,享年92岁。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标志性人物,也曾是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老师。周传基去世后,谢飞、陈凯歌、霍建起等导演通过网络表达了哀思。

周传基被誉为电影学术界的泰斗,于1925年3月12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曾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多年,后又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周传基电影学校”。他一向以敢于说实话著称,曾评价学生张艺谋“可能不适合当导演,做摄影师或许更合适”,评价陈凯歌“《霸王别姬》后,不看他的任何影片”。周传基曾获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金烛奖”,先后为无锡国际旅游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他的代表作品有学术著作《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电影时空结构中的声音》等。

赵昂整理

寻找工业遗存

这是一个年轻人和一条老铁路的故事,也是一段忠实记录工业遗产保留现状的旅程——

百年京张:那些可触摸的历史

编者按

工业遗存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设备的更新换代,许许多多机器设备、工业建筑,甚至包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里程碑地位的工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甚或销声匿迹,令人扼腕叹息。近年来,工业遗存的保护与再利用逐渐为世人所重视。尤其是在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某些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地区把工业遗产保护作为文化产业与新景观布局的生长点和社会转型的切入点,做了积极的尝试,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值得反思的做法。在此背景下,本刊特别开设“寻找工业遗存”专栏,跟随记者的脚步,去寻找那些本该值得珍视的工业遗存。敬请读者关注。

本报记者 蒋蕊

1990年生于北京的王嵬从小就常在京张铁路西直门站附近玩耍。长大后,他从单纯地喜欢看火车转向火车摄影,从北京一路拍到全国各地。上高二时,有位老师建议他多拍点即将消失的东西,此后老铁路成了他摄影的主题。而有着百年历史的京张铁路,是他最熟悉也是付出心血最多的。

过去10年,他无数次行走在京张线上,摄影、绘图、记录,终成一套三本总计30万字、2000张图片的书——《我的京张铁路》。

3月22日,本报记者随王嵬驱车前往京张铁路,展开又一次有关这条铁路的田野考察。一日走过百年京张,那些可触摸的历史,虽是惊鸿一瞥,却也真真切切。无论是钢轨上的斑斑锈迹,还是站房外剥落的墙皮,都散发着岁月沉淀的光芒。

第一站 清河站

“1909年京张铁路刚通车时运营线路有198公里,现在仍在使用的不到四分之三了。”王嵬的语气里满是惋惜。

作为中国人自行设计修建并投入营运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1905年动工,1909年建成通车。其所经之地沟谷纵横,而居庸关、八达岭一段尽是悬崖峭壁。总工程师詹天佑率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克服重重困难,终在崇山峻岭间筑起这条天路。

王嵬告诉记者,2016年11月,为配合京张高铁的建设,京张铁路北京北站至28公里线路所的钢轨拆除工作开始。此行第一站就是已停运的清河站,据规划这里将是未来京张高铁的始发站。

京张高铁于2016年3月正式开工,将于2019年实现全线通车。作为世界上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它不仅会使两地运行时间

由3个多小时缩短到1小时之内,更将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交通保障。

清河站目前正在施工改造,所幸老站房得以保留。历经百余年,站房主体建筑保存较好,人去楼空的电报室、售票室则显得格外寂寥。

原来老站房南北各有一块水泥竖匾,现在仅能看到南侧那块。王嵬在踏勘中发现,北侧站匾仍在,只是被新建筑遮挡,藏在了墙缝中,且被白水泥抹平。透过墙缝的微光,可以看到“清河车站”四个大字。遗憾的是,“清”字已损坏过半。

一位曾在清河站上过班的老员工告诉王嵬,老站还有块横匾可能埋在站台下了。“我嘱咐施工人员,拆站台时要注意点,如果发现匾额,一定要妥善保护。”王嵬说,“希望不久之后,这块百年站匾能够重见天日。”

王嵬在多年踏勘中发现,京张铁路沿线的25块站匾,目前仅6块尚存,其中一块只剩一半,三块文字信息被涂抹,真正完整保存的,只有两块。“我总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有些东西这次去还在,下次去可能就没了或是变了。”

新清河站施工期间,老站房将会被移出施工现场。新站建成后,老站房将会被移回清河站作为景观。

第二站 康庄折返段

穿过康庄镇,拐到一处荒野,闻到一股浓浓的豆腐香。在一个豆腐坊的旁边,就是康庄折返段。

这处停放机车的场所一直保留着原貌,近百年来无大变化。“初次来这儿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现在处在1908年?这么原生态的老车库恐怕在全国也很难找到了。”王嵬说。

进出机车的大门紧闭,一米多高的小门虚掩着。车库已然空无一物,挑高大概有10多米,愈显空空荡荡。一侧窗户用砖封了,另一侧的窗玻璃也大多残破,风毫无阻挡地灌入。鸟儿选了个好地方,在梁上搭了个巢,给这个诺大的空间带来些许“人气”。

这里,也曾有过热火朝天的光景——一台台机车在这里维修,工人们爬上钻下地忙碌。

车库旁有座水塔,王嵬发现其顶部有数根钢轨做的梁。

这样的发现,也只有像王嵬这样细致的观察者才会有所发现。

从水塔下来,他说:“我来飞一下。”

记者愣了下,后来才知道,他要用无人机拍几张照片。从高处俯瞰,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嗡嗡嗡,无人机啸叫着起飞,盘旋,下降。借助它,王嵬的视角得以延展。他用无人机拍过青龙桥车站一带,在空中拍出的之字形线路非常明显,而且可以把长城和之字形折返线更好地囊括在一个画面中。

透过一个事物去认识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介质,对王嵬而言就是火车、钢轨。

在很多人眼中,他还是个大孩子。这个大孩子干了件需要足够的专注和坚持才能干的大事,当然,也

不喧哗 自有声

刘颖余

《朗读者》火了,董卿再度成为屏霸。“今天,你朗读了吗?”这样的话放在过去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在今天,却是一种时髦。

文化电视节目能成为一种时髦,总归不会坏事,即使附庸风雅也好过没心没肺。人们看惯了太多明星嬉闹和带孩子的综艺节目,现在终于有机会安静地打开一本书、听一首诗、读一封信……这是一种怀旧和回归,也是一种矫正和补给。就像董卿本人所说的,“节目的火爆恰恰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匮乏——如今纯粹的事物太少,充斥在我们四周的都是感官的或者一时喧嚣的东西。”

如果说《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是一种常识的回归,那么《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则是一种审美的回归。前者旨在普及和益智,后者意在分享和提升。显而易见,《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这两档文化节目较之以往,在审美上有了较大

的跃升,不只是有了历史的温情,更有了现实的温度,从中也反映了央视“高冷”背后的热情和野心。

非常庆幸,《朗读者》并没有效仿《中国诗词大会》,没有变成朗诵比赛。我琢磨,节目本意也不在朗诵,朗诵只是一种载体,重要的是朗诵者和他们所传递的故事。因此,《朗读者》最终演变成了故事会,也有点像《读者》,某些方面还像《艺术人生》,但它又不只是有明星,还有为数众多的素人嘉宾。这显然更容易拉近朗读者和观众的距离。“无声的文字,有声的倾诉”,朗读者传递的不只是文字的价值和美,更有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人生价值的审视。

电视节目能做到这种程度,真的已属不易。

我开始接受《朗读者》,并习惯性地收看,源自作家麦家的讲述。他说起自己与父亲的疏离,说起儿子与自己的对峙,残酷的青春,漫长的“冷战”,诚诚恳恳,句句动情。“我非常地讨厌自己曾经有那么叛逆的时期。”麦家说这话的时候,让人震惊。正因为他经历过那种青春期的父子隔阂,他在遭遇儿子与自己相似的痛苦青春的时候,才给予了对方无限的包容和坚持。他临别前写给

儿子的信让人落泪,隐忍的父爱,字里行间无处可藏。

说实在的,类似私密的个人故事,似乎不宜分享,但因为有了朗读的由头,它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荧屏,而且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我也不知道节目组是如何说服嘉宾的。或许,这并不重要。

看《朗读者》随时准备哭,我倒不认为这是观众的脆弱,或是节目组的刻意追求,而是情之所至,不得不哭。嘉宾既无需掩饰,观众自然更不会吝惜自己的泪水,连主持人董卿也常常哭花了妆,毫不在意自己的美貌形象。

世间最动人者,无非“情”字。这世上,总有一些情感亘古不变。《朗读者》紧紧抓住这些最本真最恒久的情感,以讲故事的形式,去发现文字的温度和美,所以,它才不喧哗,自有声,于无声的文字中,让人们听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

我注意到,有关《朗读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论者认为,现代中国,从来不缺“朗读者”的感性泪水,最需要的是“赛先生(科学)”的理性精神。还有人认为,《朗读者》不是传统文化的真

踏入了历史的隧道。入口一分为二,左边标着“男宾”,右边标着“女宾”。“看这锁头,一看就是老物件。”杨存信指着站房门上的大铁锁,津津乐道。

站上还存放着一堆钢轨,上面刻有“1896”“1907”等字样。沉甸甸的历史,蓦然跃出冷冰冰的钢铁。

认识到这份历史价值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恕。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建议,希望保留百年京张铁路风貌,建设铁路遗址公园。

“我们的高铁发展起来了,这是非常值得骄傲自豪的,但我们的孩子不能一出生就知道高铁。铁路文化跟其他文化一样不能断代。”杨存信说。

王嵬的看法与杨存信不谋而合,要让工业遗产活着。

“铁路是运人运货的,如果弃用非常可惜,只有继续使用才是有生命力的。”王嵬建议,可以在老京张线上开行城市通勤列车或是蒸汽机车旅游专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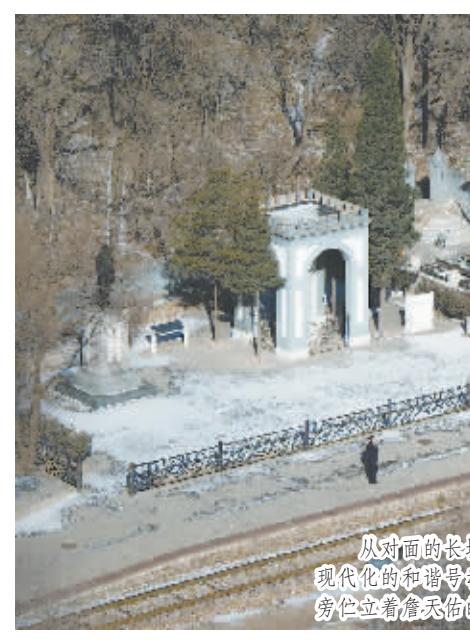
64岁的金万智是王嵬的另一个忘年交,他是中国铁道博物馆原副馆长、中国铁路史研究专家。在他看来,“京张铁路已经分段拆除的部分只要不废弃,恢复起来并不难,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才能更好地体现其作为工业遗产的价值。”

金万智认为,可以在西直门或张家口利用百年老站房建个京张铁路博物馆。

事实上,2016年11月开馆的百年胶济铁路陈列馆,就建在百年老站胶济铁路济南站内,它生动展现了中国铁路在殖民时代承受的屈辱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焕发的生机。

眼下,王嵬正在写一份《冬奥会与既有京张铁路的保护与利用建议书》,这个90后“体制外铁路人”认定自己一辈子都会干跟铁路有关的事儿。

青龙桥站旁的山坡上,是詹天佑的长眠之地。如果是詹天佑,不知道他会选择给这条老铁路一个怎样的未来?



从对面的长城往下望去,青龙桥车站正好位于长城脚下的山谷地带。一辆现代化的和谐号动车组往来回停靠于此,仿佛在悠远的时代间穿梭。站台旁伫立着詹天佑的雕像还有正在值班的杨存信。
本报记者 吴昊 摄

艺评

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案告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卢国强 李放)记者8日从北京警方了解到,昌平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通过深入调查和走访,专案组确定被盗时间为2016年4月份。在案发已过一年之久的不利条件下,专案组经10余天的侦查,逐步锁定一个专门盗窃石刻类田野文物的团伙,4月7日,专案组先后将林某(男,38岁,北京市怀柔区人)、王某(女,32岁,北京市怀柔区人)、冯某(男,40岁,河南省固始县人)等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在其家中将被盜的两个烛台起获。

据新华社电 (记者施雨岑)近日,多家媒体报道十三陵思陵一对石烛台(蜡扦)被盗。记者8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这对石烛台于2016年6月24日19时由十三陵思陵一名护陵员发现被盗,设置在思陵的视频监控已在被盗前失效停用,安防设施全面瘫痪。

据新华社电 (记者施雨岑)近日,多家媒体报道十三陵思陵一对石烛台(蜡扦)被盗。记者8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这对石烛台于2016年6月24日19时由十三陵思陵一名护陵员发现被盗,设置在思陵的视频监控已在被盗前失效停用,安防设施全面瘫痪。

据悉,北京市昌平区政府已启动问责程序,对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党政主要负责人等4名处级干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免职处理,并表示将通过增加人防力量、完善安防技防设施等措施,进一步消除文物保护中的安全隐患。

经国家文物局核实,十三陵的13个陵园中,除



绣娘走秀

近日,时装品牌发布会亮相北京中国国际时装周。设计师选用布依族的元素进行提取表达,运用现代的表现手法来重新定义民族特色。手工坊绣娘同时也走上T台,展现传统对话现代,手艺对话时尚。

本报记者 许之丰 摄